

★
十二桥边草
青青

成都十二桥烈士传



十二桥边草青青

——成都十二桥烈士传

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成都

封面设计：曹辉禄

十二桥边草青青

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 编写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7.125 插页1 字数140千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3118·302

印数： 1—20,900

定价：1.05 元

十二橋少道松栢者
渾海熱血破曉月
走國志民舉手先急
美英如賊里志文妍

景十二橋少道

張愛華

光
且
下
秋

初
志
五



十二桥边修筑路
义勇烈士皆战死
浩气凌云志未改
丹心洒地秋犹红
毒气白日殊未散
雄师当年种树人
团结一心靠大地
力守不移富国林

任斌
九五年九月

悼念十二桥死难烈士

为伟大的革命事业
光荣牺牲的战友们
精神不死

一九八五年七月 田一平

序 言

今年十月，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十二桥烈士编写组向我提出为死难烈士传记写个序言。在十二桥死难的烈士有三十多位，我知道得太少，着笔有困难，本拟婉谢，转念这一惨案发生在成都快要“天亮”的时刻，几十个为真理和正义而英勇斗争，为受苦难的人民大众的解放而历尽艰险、受尽折磨的革命志士们，自己未能得到解放，却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如同重庆解放前夕，敌人在“中美合作所”对我共产党人、爱国志士进行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一样，我的内心感到特别沉重和遗憾，遂勉为其难，执笔应命。

我是四川省南充县人。大革命时期在重庆工作，“三·三一”惨案后的一九二八年夏出川。在外革命二十一个年头，一九四九年秋，我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代表的身份参加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我按照刘、邓首长的指示，带着接管山城文教工作的任务，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进军西南。十一月初，大军沿川黔公路向川东进发。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初，重庆全城万民欢腾，各行各业庆祝解放游行的队伍，涌上街头，

络绎不绝。“天亮了！”“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与口号声，加上震天动地的锣鼓和鞭炮声，阵阵入耳，令人兴奋不已！

在白色恐怖时期，在战争年代，我常在紧张热烈的工作和战斗之余，思念故乡的亲人，尤其是在革命征途上一道工作和战斗过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比亲人还要亲。所以，我一回到重庆，就用心打听他们的下落，并在一九五〇年春，先后见到了沙汀、艾芜、肖华清、李嘉仲、邓劫刚、袁效之等同志。故友重逢，其乐也融融。

在故友中，特别使我怀念的是杨伯恺同志。还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是我的老师——中法大学的教务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我的挚友。我们在上海招商公学的地下党组织里同一个支部；在辛垦书店这一思想阵地时，通力合作，同舟共济；在我被捕期间，他出钱出力，极力营救。多少年来，我一直思念着他。因而我见到肖华清（当年中法大学的教员）同志时，就向他打听伯恺同志的消息，出我意外，华清同志感叹地说：“听说他在成都那边牺牲了，详情不明。”寥寥数语，犹如一柄巨锤沉重地击中我的心头，感到有说不出的难过。乍听起来，我不完全相信，还抱一线希望——伯恺同志仍然健在。

事隔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陈离从成都到重庆，前来看我，我急切地向他问及伯恺同志的情况。他以沉重的心情告诉我，成都解放前夕的十二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将关在将军衙门政治监狱中的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全

部杀害在成都西门外的十二桥，杨伯恺就在这次惨案中牺牲了。我闻此言，不胜悲痛！为伯恺同志，也为十二桥惨案所有的死难同志哀悼。

一九五五年，我从重庆到成都出席四川省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得悉党和政府早在一九五〇年初就为十二桥死难烈士修建了陵园。为此，我特意前往陵园凭吊，悲喜交集，感慨万千！

由于历史赋予的特殊条件，这批烈士全都是在白色恐怖的极端困难中进行工作的。但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对烈士中的不少人流传着各种说法，个别的还被去碑平墓，不承认其为烈士。甚至其中有着长期革命历史，作了大量革命工作，享有一定社会声望的同志，如杨伯恺、于渊、王于青等，是不是共产党员都不肯定，至于革命历史较短，情况比较复杂的其他烈士更是默默无闻了。说起来不能不引以为憾。造成这种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对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地下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了解不够；再就是解放初期，工作千头万绪，异常繁忙，对烈士事迹的收集未能跟上。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成都市委重视落实政策和党史人物的研究，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和党史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获得显著的成果，较快地弄清了烈士们革命的一生。《十二桥边草青青》的编辑出版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经十二桥死难烈士调查组的调查核实，中共成都市委审查认定，青羊宫十二桥烈士陵园安息的三十六位烈士中，有

共产党员十四人，民盟盟员五人，民革成员三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七人，其它革命志士六人。另有一人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解放后迁葬于十二桥烈士陵园。烈士中有二十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党、回国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委员并一直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的杨伯恺同志；有在一九二六年万县“九·五”事件中英勇抗英，以爱国军人闻名中外，以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于渊同志；有领导过绵竹暴动，长期从事党的上层统战工作的王干青同志；有以世界语作武器，积极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许寿真同志；有担任过陕南学委和西北联大党的负责人，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与国民党作不屈不挠斗争的刘骏达同志；有长期隐蔽于国民党军队作军运的王侯夫、黄子万、曾鸣飞、谷时逊同志；有毕业于华大并勇敢地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巾帼英雄——毛英才等等，不一一列举。所有这些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之后，在暗无天日的囚牢里，在刑讯逼供面前，表现得威武不屈，严守秘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终于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诗史，英勇牺牲在曙光在望的十二桥土地上。

而今，成都市内的烈士陵园，已成为人民群众凭吊之地，烈士的英名将永垂史册。陵园墓地草色青青，翠柏环绕，林木葱茏，不但象征着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而且显示出我们国家欣欣向荣，进入了一个为“四化”建设再展宏图的新时期。同时，也向人们证明：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碧血丹心，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巨大鼓舞力量！

我认为《十二桥边草青青》的出版，还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生深刻的影响，使大家更深刻地懂得新中国的诞生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是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及忘我牺牲换来的。这本书将成为人们学习革命历史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值得一读。

我祝贺《十二桥边草青青》烈士传记的出版。十二桥的死难烈士们，你们可以无遗憾地安息了！

安息吧！永垂不朽的死难烈士们！

任白戈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目 录

序言:	任白戈 (1)
十二桥血案始末.....	十二桥死难烈士调查组 (1)
笔剑纵横三十春.....	郑 畅 (5)
将军解甲战犹酣.....	王宗力 (21)
默默献身, 舍命不渝.....	郑 畅 (38)
风雨铁立Eltunko	杨世秀 (50)
勇士的情操.....	阮晋柏 李世英 (68)
党的好儿子.....	杨世秀 (75)
第八号墓碑.....	王廷全 (80)
用血和生命播种的人.....	王廷全 (89)
军运四杰.....	杨世秀 阮晋柏 (99)
联络站叔侄英烈	王廷全 (109)
地狱的火花	郑 畅 (125)
苍天何故丧英才	杨世秀 (146)
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	王宗力 (154)
为了革命, 纵肝脑涂地也心甘	阮晋柏 林文彬 (167)

在袍哥掩护下英勇斗争的民盟战士

.....	王廷全 钟大儒 (175)
弃暗投明 宁死不屈	阮晋柏 (188)
智斗顽敌的勇士	王廷全 (194)
血写的名字	王廷全 (202)
吴惠安烈士简介	(204)
杨辅宸烈士简介	杨世秀 (206)
张垣烈士简介	(209)
姜乾良烈士简介	(210)

编后记	(212)
-----------	-------

十二桥血案始末

十二桥死难烈士调查组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当局一再密令特务机关，以监视、毒打、逮捕和暗杀等恐怖手段，妄图扑灭其统治区的革命烈火。在成都地区，数以百计的革命志士，大部分是在一九四七年的“六·二”，四八年的“八·二〇”，四九年的“四·二〇”大逮捕中以及四九年一月十三日中共川康特委遭到破坏时，不幸落入敌手，被囚禁于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的；另一部份则是在这段时期内，由一些县的特务机关解送来成都的。他们之中，有留法勤工俭学时期，与赵世炎等一起在法国活动的老党员杨伯恺；有北伐战争中在万县抗击英帝军舰的爱国军人、老党员于渊；有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腥风血雨中，打响川西地区工农赤暴第一枪的旗手王干青；有异军突起，以世界语为武器，向国内外大揭国民党反动派黑幕，宣传党和人民解放军伟大胜利的许寿真；还有一批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为建立新中国而甘洒热血的爱国青年学生毛英才、余天觉、龙世正等……

川西解放前夕，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与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窜来成都。这两个在重庆歌乐山下刚导演了一场反革命大屠杀的刽子手，迫不及待地稽查处长周迅予的东门街公馆内，秘密召集军统头目吕世鋈、杨超群、何龙庆等，策划屠杀将军衙门看守所内的革命志士，并由军统蓉站司法专员兼省特委会司法秘书罗慧开造具名册，交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签报。

十二月三日，毛人凤在娘娘庙街三十八号军统蓉站召开特种汇报会，徐中齐亲携名册前往交毛核处。杨超群趁机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毛在名册上狂批“一律枪决”后，便命徐急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过目。在川中恶名昭著的反共老手“王灵官”，早欲置革命人士于死地，今得此血洗机会，正中下怀，立即在毛的名字屁股后添上“如拟”二字，杀气腾腾地掷令徐中齐漏夜执行。

当日深夜，在省特委会直属主任干事吴翰维的监督下，警备部稽查处中队长王建谋率武装特务雷雨田等十余名，先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刘仲宣、云龙和彭代梯三位志士，秘密杀害于抚琴台王建墓的甬道内。

十二月七日，省特委会为了毁灭罪证，将档案材料全部焚烧。当晚八时，徐中齐召集罗慧开、龚速度等布置行动，指定罗慧开为总负责人，吴翰维监刑，艾九如率武装特务担

任警戒，廖俊义负责掩尸灭迹。会后即通知稽查处立派行刑队负责执行。晚十一时，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率武装特务十六名窜进将军衙门看守所，管理员谢鲁将三十二名革命志士逐个叫出牢房，假惺惺地说：“因时局紧张，奉命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话还未完，就不由分说，对志士们用麻绳捆绑，撬团塞嘴，黑布蒙眼，强行扔上刑车。

敌人的谎言骗不了在血火中久经考验的、有高度警觉性的勇士们。王干青当场厉声叱问：“你们，就这样把我们黑办了？”在淮海战役中高举义旗的老党员吴子良，照准前来捆他的特务兜头一拳，打得刽子手哇哇直叫；许寿真痛斥反动派，警告他们逃不脱人民的审判；毛英才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昂首走向刑车。

刑车在凄风苦雨的午夜中急驰，沿金河街直抵外西十二桥。在桥西南二百多米的乱坟坝里，残留着一段抗日时期的防空壕，这就是刽子手们事前选定的屠场。

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偷偷摸摸地开始了。

特务们用刺刀、手枪，一个接一个地把志士们残杀在防空壕内。由于他们做贼心虚，命汽车司机加大油门，企图借马达的轰鸣掩盖罪恶的枪声。

正当刽子手们疯狂肆虐的时刻，王干青第一个挣掉嘴里的棉团，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时，口号怒起，在迷濛的夜空中久久激荡。

二十天后，成都解放了。知情人向党和政府报告了殉难者的下落。成都军管会马上组织力量在王建墓及十二桥发掘